

小貓旅行記

〔苏〕格·烏斯賓斯基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小貓旅行記

〔苏〕格·烏斯賓斯基 著

王 波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本自然科学文艺讀物。書里通过一只小猫的經歷，介紹了苏联两个禁獵区的情况。細致而有趣地描述了各种飞禽走兽的生活和特征。如小猫怎样和鸛鵒交上了朋友，成了不由自主的飞行家；田鼠怎样从陆地上飞到了島上；多少千年以来，鸛鵒和蒼鵒怎样建立了互相帮助的关系；以及田鼠的習性、疾病，苏联科学家研究田鼠和向田鼠作斗争的实况等；从这本书里面，还可看到苏联的科学家們在怎样地研究着馴化动物的神秘的自然規律。他們掌握了它，把它像魔杖似地拿到手里，来創造奇迹，改造大自然。

ГЕРАСИМ. УСПЕНСКИЙ
ВАСЬКА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ДЕТГИЗ . 1955

小 猫 旅 行 記

[苏]格·烏斯賓斯基著
王 汶 节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總店六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开本787×1168 1/32 印張 3 1/2 字數 75,000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100

統一書号：B1072·250

定价：(3)0.26元

目 录

故事从这儿开始.....	1
我們是什么人，在做什么工作.....	4
我們的鵜鶘——小巴布拉.....	8
不由自主的飞行家.....	15
打獵的猫.....	23
五千只田鼠.....	39
有时会有这种事.....	48
“魯濱遜”們回家去了.....	58
倒霉的夏天.....	67
在貨車里.....	75
在有許多野兽的地方.....	84
瓦西卡与鳳齐克.....	98
我們再繼續旅行吧.....	107



故事从这儿开始

我們在里海南部一个島上住。我們的島子是窄長形的，海岸傾斜着，整个島子只是微微突起在水面上。从飞机上看，它像一把弯弯的古腰刀，刀尖指着南方遙远海岸上的青山。

这个島嶼的四周有一道海灣隔着大海，海灣的水很淺，几乎永远風平浪靜，跟磨得光光的鏡子一样平滑。不时有各种大魚群，从大海游到海灣里来。漁人們在这里使海里用的大号魚網捕魚，一網就可以撈起大批的魚——把几只大划子都裝滿。

我們島上有个漁村，还有一个工厂，專管加工、腌熏和冷冻从大海和海灣里捕来的鮮美的里海魚。

島嶼對面的海灣上總是聲音嘈雜，喜氣洋洋。常有汽艇在藍綠色水面上划着溝壟，來回行駛；船錨的鐵鏈唏里嘩拉地响着；漁人們唱着歌，相互呼應。甚至在黑夜里，都從海灣傳來馬達聲；可以看到五顏六色的漁火在水上移動着。

但是，如果到海灣的遙遠部分，到距離我們魚類加工廠的碼頭十公里到十二公里的地方去瞧瞧，就可以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水很淺——只及成人腰部，有時甚至只齊膝蓋。所以，汽艇也罷，打魚的帆船也罷，都不能駛到那里去。只有獵人用的小巧玲瓏的平底船才能划到水這麼淺的地方。

淺水灘遼闊地伸延好幾公里，在那里當家的是鳥類。各式各樣的鳥——從小不點的紅領鵲到大塊頭的鵜鶘都有。遠遠地望去，鵜鶘活像慢條斯理航行着的白色帆船。夏天，有各種大大小小的海鷗成群結隊在水上迴旋。時而飛過一群將鉤子般的嘴探在前面的大黑鳥，這是愛吃魚的鵜鶘。小島嶼似的小沙灘，遠看仿佛鋪着白雪一樣——無數海鷗密密麻麻地棲息在那些地方。如果划小船到這樣一座小島前去看看，就可以看到密集如雲、喧喧囂囂的白鳥怎樣升到空中去，周圍响起一片音調複雜的叫囂。吵得最凶的是“笑鷗”。難怪這種鳥叫作“笑鷗”，它們的尖細而响亮的叫声，真的和喀喀的笑聲一樣。

春天划小船到沙灘上去看看，可以在那里找到許多鳥窩，就是笑鷗和它們的親戚——燕鷗的窩。窩的構造很簡單，只不过是沙地上的一个个小淺坑罢了；淺坑里有兩三個淡綠色或淡藍色帶黑斑的蛋。在这里走路要十分小心——不留神，就会踩在鳥窠上。鳥窠有这么密！

夏天，有成千上萬的鳥住在這一帶；冬天就更多，——足足有幾百萬只。一到秋天，海鷗就飛走了；從北方飛來無數野鴨、鵲鳥、大雁和天鵝的隊伍。里海南部的美麗鳥類——火烈鳥——也飛到這裡來，它們的腳像鸞鵲，脖子像天鵝，嘴像橄欖形的玩具船，身上長着白里透紅的漂亮羽毛。早上用望遠鏡看海灣，可以看見顏色和早霞一樣的長腿鳥。它們有的在淺水里徘徊，東一只西一只，如同牧場上的羊群；有的屹立在岸上，在水邊排成長長行列。火烈鳥用一只腳站着打盹兒，另外一只腳縮在肚皮底下，它們在無挂無牽地休息。這樣過半個鐘頭，再換一只腳站着——火烈鳥的兩只腳像這樣輪流歇乏。

鳥類飛到我們海灣里來過冬。這裡難得下雪，也從來沒有天氣很冷的时候。海灣里的水幾乎從來也不結凍；一個冬天里，鳥兒都在晶瑩的水里游來游去；它們在水淺處從水底找食物吃——各種各樣的水草、軟體動物、小魚，都是它們的食物。在海灣沿岸一帶，一冬都有綠油油的、多汁的新鮮青草；大群的野鴨和大雁在那裡打食吃。野鴨飛到被水淹沒的稻田里去，在那裡搜尋遺留在水底的稻粒，尋找可以在沼地上找到的一切食物。

我們的冬季客人——鳥兒們——在這裡生活得很好，食物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去欺侮它們。海灣里水淺的地方，全歸國立禁獵區管轄。在這裡，不要說是打獵，連吓唬鳥類都是不許可的。

我們居住的地方的大自然就是這樣的。我描寫它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更了解後面講的事情。

我們是什么人，在做什么工作

我和我的妻子在禁獵區工作，我們忙極了。我們研究海灣和沿岸一帶的鳥類的生活方式，這些鳥是不安靜的、好動的、愛叫囂的。

我們想知道：鸕鳥、野鴨、火烈鳥和其他鳥類都靠什麼食物生活？

為什麼有些鳥集聚成群，有些鳥却相反——冬都孤零零地生活？

鳥類白天在哪里？夜里在哪里？受哪一些敵人的迫害？能生什麼病？

我們觀察天氣——冷、熱、風、雨、霧——對鳥類有什麼影響。我們想知道：種類不同的鳥在一起打架不打架，會不會為了食物或什麼別的原因爭吵起來？為什麼有時候它們用複雜的音調大吵大叫，有時候却相反——靜悄悄蹲在岸上，像些死鳥一樣？

總之，我們需要明白跟鳥類本身以及它們周圍的大自然有關的一切。為什麼我們要明白這些事情呢？為了叫我們——人——知道怎樣才可以合理地管理地球上的巨大自然財富。

最要緊的，是要知道野鳥過冬時的生活，因為對於許多種鳥說來，這個時期是相當難度的。比方說普通野鴨吧。夏天，在蘇聯遼闊的土地上——從北極圈外的苔原到伏爾加河、頓河、第聶泊河和其他南方河流的河口——幾乎什麼地方都有野鴨在生活着，在孵小鳥。在波羅的海沿岸，在西伯利亞，在遠東，有鳧作窠。它們的住處很寬敞，誰也不妨礙誰——每一對鳧都熟悉沼澤或湖邊的自己的

角落，或者宁靜的小河区自己生活的地段。但是冬天一来，差不多苏联全国各地都落雪。湖沼、小河都結冰。只在苏联的最南方，有一塊地方，可以讓野鴨度过难熬的冬天，不致冻餓而死。鳥类就飞到那里去过冬，密集到温暖的海灣或不上冻的沼地的蘆葦叢里去。万一那里發生什么灾难，比方說刮台風，或者食物不够吃，鳥类就不是一只一只地死去，也不是十只十只地死去，而是一下子死成千上万只；再說，每一只飞到这里来越冬的野鴨，都不仅仅是一只鴨子——它是未来的一窠小野鴨的父亲或母亲，假使它們自己能順利地度过冬天、回到故乡去，那么就一定能孵出一窠小野鴨。

所以，我們必須想法讓大批鳥类有过冬的地方，尽可能少死一些鳥，讓所有的鳥都能有足够的食物，不受到猛禽的迫害和冒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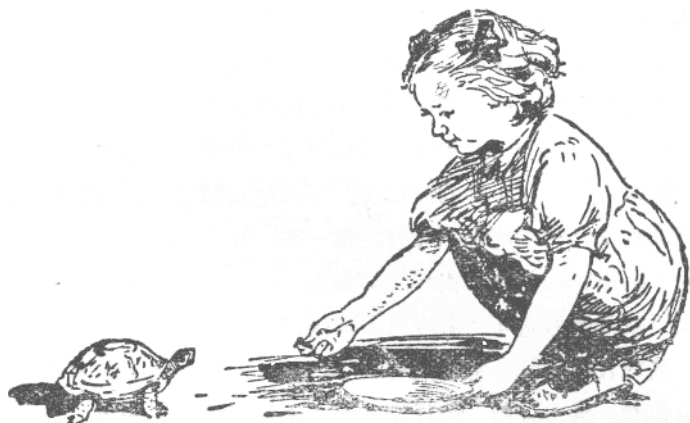
獵人的槍击。所以政府把我們的淺水灣划作国立禁獵区，設立了一個高尚而有益的機構。

為了研究鳥類的生活，我們常常出去旅行，走得很遠：在水上——乘船；在岸上——騎馬；有時候干脆就步行，肩上背着獵人用的背囊，手里拿着望遠鏡。

在禁獵区里，除了我們的“漁人島”以外，還有幾個小島。很少有人到那些島嶼上去。有些地方設有小崗哨棚，保護禁獵区的觀測員們住在那里面。我們要常常去巡視那些哨棚，問問觀測員們，他們在自己的地段上都看到了些什麼。這些人幫我們研究鳥類的生活；沒有他們幫忙，我們就很難進行工作。

我們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叫依娜，在漁村里的小學念書；小女兒叫丹尼亞，還沒上學，在家里玩洋娃娃。她有一個活的玩藝兒——一只沼地的小烏龜。烏龜住在我們屋子里，在水盆里游泳，吃各種綠葉、干奶酪和小塊生肉。它一點也不怕丹尼亞了，甚至當丹尼亞把它拿在手里時，它都不把頭、腳和尾巴縮到甲壳里去。

夏天，我們常帶兩個女孩到大海上去旅行。作媽媽的總是擔心：可別半路上遇見大風暴把孩子們吓着，或者發生什麼禍事，例如浪頭把她們從汽船上卷走！可是，我知道，在我們海灣里乘船航行，差不多可以說是十分安全的。連刮頂大的風的時候，汽船都能在任何小島旁拋錨，避過危險。我只怕一件事：怕我們的女兒在荒涼海岸上散步的時候碰見毒蛇，或者用手去抓毒蟲、蝎子等。這種可恨的蟲子在我們這裡要多少有多少。我甚至特地給女兒們“上了好幾堂課”——領她們到我的實驗室里去，指給她們看泡在酒精里的蛇、蝎子和毒蜘蛛等；告訴她們，要是在野外碰見這種東西，應



该怎么办。依娜把我教的課都記牢了，甚至学会了捉活的避日①，把它們裝在玻璃瓶子里交給我。

到禁獵區去旅行，對於我們兩個女孩子是有益的。她們很早就学会了去了解許多种自然現象，身心都得到鍛煉，而主要的是：她們真正爱上了我們所喜爱的东西——咸味的海風、燦爛夺目的南方陽光和荒無人烟的小島上的宁靜夜晚。那种夜晚充滿了艾蒿的香气、过夜生活的昆虫的悉索声、在濃密的黑暗里看不見的野鴨的扑翅勝声。

大女兒漸漸爱上了画画，我們簡直来不及給她买圖画本和顏色鉛筆。說老實話，她画得不算十分好，但是好歹总能画出一些形象来。有一天，依娜画了一只在沼澤上空飞翔的天鵝。她是这样画的：从水里露出一些小草丘的尖头，上面長着有刺的黃色荒草。污

① 一种毒蜘蛛。——編者。

泥的淺灘上蹲着兩只雜色小鵝鳥；空中，在这一切的上面……有一只美丽的白鳥，它从容不迫地、充滿信心地揮着翅膀。天鵝的脖子探在前面，它整個像活了似的，面對着早霞前進。

記得，還有一次，我們乘汽船照例巡遊完以後，從禁獵區回家去。路很遠，走到海灣里時，天已黑了。升出一彎新月。鑊刀般的紅黃色大月牙懸在寧靜的黑水上。一條金星閃閃、亮晶晶的小路從月亮通到我們的船前來。比月亮低一些，在遙遠的海岸上，隱隱約約顯示出山脈的輪廓，山峰上突然有一些銀色的斑點大放光輝。這是山雪被月光照亮了。依娜目不轉睛地欣賞這幅美景，她簡直出了神，連別人問她話，她都沒有聽見。過了兩天，她忽然拿來一大張紙給我看，紙上有畫。我仔細一瞧，不由得惊呼了一聲，——這不是我們在海灣里大家都瞧見了的那幅夜景嗎！

我們的鵝鵝①——小巴布拉

我們家里，還有“一口子”——一只養馴了的粉紅色鵝鵝，它的名字叫小巴布拉。在里海一帶，許多人都把鵝鵝叫作“巴布拉”，所以我們就給它起名字叫“小巴布拉”。它是這樣到我們家里來的：

我認得一位獵人，有一天他打傷一只小鵝鵝。這只鵝鵝在離地很高的空中飛翔，只有一粒霰彈打中它翅膀的尖端。不過，翅膀的骨頭打傷了，所以它不能再飛了，就落到地面上來。獵人把它捉住，送給我。起初，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排這只受傷的鵝鵝：它個兒非

① 鵝鵝俗名塘鵝。——編者。

常大，要吃很多东西；而且也没有地方养活它。我这么一想，就打算用它来做个标本；可是后来又舍不得弄死这么一只好玩的鸟，于是便想：好吧！就让它住在我们家小花园里吧。至于饲料，能用什么喂它，就用什么喂它吧。

我们把鹈鹕受伤的翅膀紧紧包扎起来，好使打断了的骨头长合。包扎的时候，鹈鹕竟是惊人地镇静，好像它明白，这样做是为它好似的。只是当它觉得非常痛的时候，才把脑袋搁在自己背上，翻翻眼睛。我给它扎绷带，我的妻子把它按在地上，抓住它。丹尼亚走到篱笆外面去，提心吊胆地从远处看我们。她怕这只鸟，因为它个儿那么大，还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拙笨的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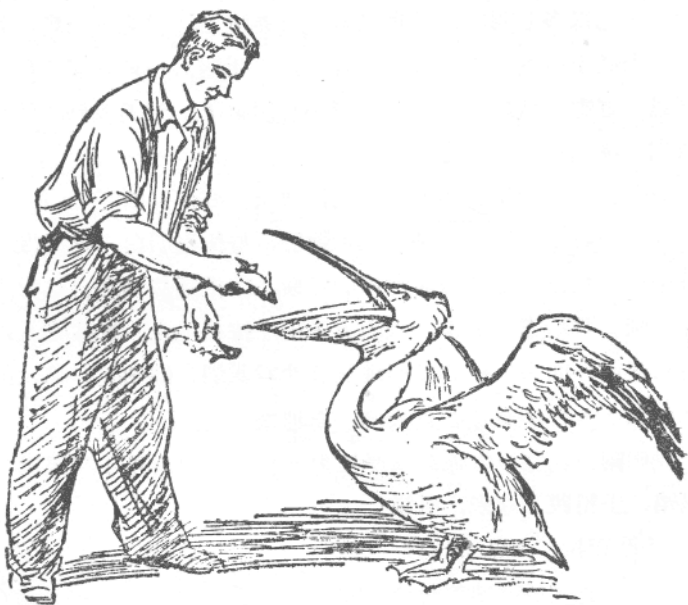
我们刚包扎完，依娜就从学校里回来了。她看见小花园里有一只鹈鹕，乐得跳了起来，叫道：

“小巴布拉！小巴布拉！”

从此，我们的鹈鹕就叫作“小巴布拉”了。

我弄来两张在岸边捕鱼用的、剩余的鱼网，我差不多天天把它们支在海湾里。要给小巴布拉捉新鲜鱼吃哩。头两天，它什么也不肯吃，光从我们为它放在小花园里的一个水槽里喝水。水槽里有鱼游来游去，这些鱼就是给小巴布拉预备的饲料，可是小巴布拉好像没看见似的。

第三天，我决定强迫鹈鹕吃东西。我用手扳开小巴布拉的嘴，往它嘴下面的口袋里塞了一条大活鲫鱼。小巴布拉把头往上一仰，把脖子往左边转转，又往右边转转，“巴捷”一声把鱼扔在地上。这下子我明白了：原来我把鲫鱼搁在它嘴里的时候，搁得不对！应该叫鱼头冲着鹈鹕的嗓子眼，我却搁错了，把鱼尾巴朝前倒塞了进去！



在这种情形下，支起来的魚鳍就会妨碍魚滑进鵜鶘的喉嚨口。

我拾起鯽魚，在水里洗洗干净，又塞进小巴布拉嘴里，这回是叫魚头朝着嗓子眼。鵜鶘又仰起头，它的食道膨胀起来——鯽魚像打滑梯一样，一下子溜进了鵜鶘的肚子。小巴布拉把鯽魚囫圇吞下以后，张开大嘴，“呼噜噜”地大叫一声。同时，它又怪滑稽相地张开翅膀，轻轻地撮了起来。“它大概还想吃，在向我要呢”，我这样想，又喂了鵜鶘两条新鲜大鲱鱼；它吃完，转过身去，用背朝着水槽，把大长嘴塞在翅膀下，立刻睡着了。

我看了小巴布拉吃东西的样子，知道它在鸟类中还是个小孩兒，还不会自己从水里捉魚吃。我观察过许多种鳥都是这样：雛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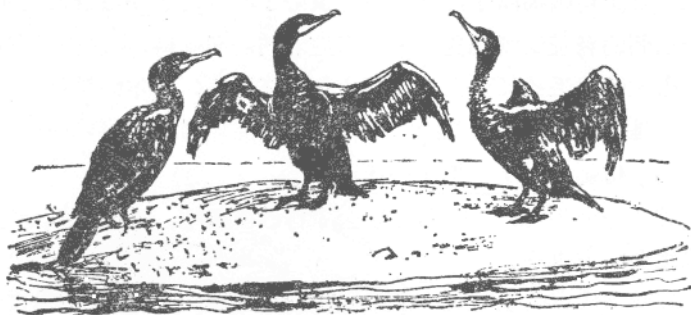
已經快赶上鳥媽媽高了，已經飛得很好了，可是還不會自己吃東西——它們的爸爸媽媽把食物一直塞進它們的喉嚨口，像這樣喂它們。小巴布拉的羽毛的顏色也說明它的年齡還很小。成年的粉紅色鸕鶿的羽毛是白色帶一點粉紅的；小鸕鶿的羽毛上却全部復著一層灰褐色東西，仿佛被泥土沾染了一樣。

過了一個半月，小巴布拉學會了自己撈魚吃。我們有時請它吃小塊生肉，它也吃。

鸕鶿嘴構造的很有趣：上半部跟別種鳥嘴一樣，全部是角質的，只是非常大——差不多有一尺長，端上有一個小尖鉤兒。下半部由兩根有彈力的角質支架構成，兩根支架前面連在一起。支架上生著一個大皮口袋。這大皮口袋能張得很大很大。鸕鶿把大口袋張開來放到水里去時，這張嘴活像小孩子用來捕蝴蝶的網子，只是這張網沒有網眼兒，而且非常堅固。

現在我要給你們講講，鸕鶿怎樣捉魚；還有，另外一種有翅膀的漁翁——鸕鶿——怎樣幫它們捉魚。這事才有趣呢！

平常，鸕鶿總是過集體生活。一群鸕鶿——三四十只——排成馬蹄形行列，游到魚群聚集的地方去。它們一邊游，一邊扑翅膀。活賽真正的圍剿。魚被喧聲吓得惊慌失措，東西南北亂竄亂擠；這時候，圍剿鸕鶿形成一個圓環。隔得老遠，就可以聽到“啪啪”的拍翅膀聲音——這種聲音把成群結隊地在海上疾飛的鸕鶿招引來。鸕鶿飛到圍剿的地方，熱烈地參加這個工作。輕快的猛禽敏捷地扎進吓得亂作一團的魚群，開始用尖嘴啄魚。啄傷的魚漂到水面上來；鸕鶿正是需要這樣，因為它們完全不會潛水。鸕鶿把嘴上的大口袋放到水里去，撈起受傷的魚，一口便吞下去。鸕鶿也不錯過機



会，它們撿小魚填飽自己的肚皮。不过，鸕鶿獵魚的癭頭非常大，它們見了自己吞不下去的大魚——像鯉魚、鱸魚等，也啄死，這些大魚由擲魚的鸕鶿吃。

圍剿結束了。鸕鶿和鸕鶿都吃飽了。鸕鶿慢条斯理地游到离岸稍远的地方去，去逍遙自在地消化囫圇吞下的食物。

鸕鶿做什么呢？它們也有該关心的事——得晒獵魚時弄濕的翅膀。鸕鶿羽毛上油很少，所以在長時間潛水的時候，身子就浸得很濕。它需要待在一件固体上面，把翅膀張開，讓小風吹個一小時、半小時，才能把翅膀晾干。但是在大海里，在离岸相当远的地方，几乎沒有可以供鳥落下休息的东西，——周圍一片汪洋。它只好飞到荒涼的淺灘或者森林里去——在森林里更好，可以落在樹上，舒舒服服地晒干羽毛。平常，鸕鶿就是這麼办。但附近并不是到处都有森林；翅膀濕了可不好飛呀。在这种情形下，鸕鶿和鸕鶿共同捕完魚后，鸕鶿就栖在鸕鶿寬闊的背上晾翅膀，乘着活的小划子航行。鸕鶿一点也不拒絕，不从自己身上赶走剛才的助手。在地球上生活的許多千年以來，這兩種捕魚的鳥建立起來了這種互相幫助的關係。

言归正傳。現在我們还是回过去談小巴布拉的事情吧。它等受伤的翅膀痊愈后，就开始試飞，已經从小花园里飞出去好几次了。女孩子們很担心——怕小巴布拉从我們家里飞走，从此不再飞回来。我也开始担心。我終于下了决心，拿起剪刀，剪掉小巴布拉一只翅膀上的几根主要長羽毛——这下子它可飞不走啦！不过……产生一个問題：可不可以把小巴布拉放到小花园外去走走呢？它飞是不能飞了，可是游泳却还会。大海就在旁边。小巴布拉不費什么事，就可以走到岸边；走到岸边以后，就可以游向海灣的遙远角落——每早傳來鸕鷀扑翅膀的声音的那个地方！

可是，老把小巴布拉关在籬笆以內，我們也不願意；因此我們决定：不管怎么样，也得讓小巴布拉出去自由地散散步。既然人天天喂它吃东西，它总應該和人有感情了吧。我的希望沒有落空。

小巴布拉在我們的家和海岸之間来回遛达，有时也跳到水里去，在碼頭附近游一忽兒。有时候，它游得相当远，从岸上都看不清它了。但是快到吃飯的时候，小巴布拉就游上岸来，走回家，伸开翅膀，“呼嚕呼嚕”地叫起来，意思說：“給我吃吧！”小巴布拉始終也沒学会自己在海里捉魚吃，这大概是因为沒有老师——大鸕鷀——教它的原故吧。

丹尼亞早已不怕小巴布拉了，跟它成了好朋友；常常可以看見她倆在一起。这幅圖景相当有趣：丹尼亞的小腿的答的答，急急忙忙往什么地方跑，去办她自己的事；小巴布拉一搖一摆、神气十足地跟在她后面。它重甸甸的大嘴低低地挨着地面，好像它在仔細打量自己前面的道路。

半年后，春天来临了。小巴布拉脫毛了，变成純白色的——差